



天天娱评

□张莹

“由来一声笑，情开两扇门”——一人一生一部戏，郭宝昌走了，留下一部经典《大宅门》，20余年口碑犹在，它已然成为中国电视剧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百年风雨大宅门，《大宅门》开篇就唱出了磅礴大气的韵味。2000年，郭宝昌编剧、执导的《大宅门》一经播出，立刻以17.74%的超高收视率，夺得央视年度收视冠军。它的网络评分定格在9.4分，被称作“国剧巅峰之作”。

称它经典一点不为过，看不够的《大宅门》，很多人像我一样，会一遍又一遍刷这部剧，看着过瘾，这部剧从剧本、演员到音乐、剪辑，都让人感受到它的精美和高品质。更有“二奶奶”“白七爷”“杨九红”“白玉婷”等众多立得住的人物形象，有血有肉，深入人心。

说《大宅门》是郭宝昌的命，这一点不为过。16岁开始写，书稿因种种原因三次被烧，历经45年，终于完成。可以说，这部长篇大剧凝聚了郭宝昌半辈子心血，临终前，他刚刚定稿了60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大宅门》。著名导演张艺谋在怀念郭宝昌的文字中说：他喋喋不休的仍然是这个梦，几个人凡去他家蹭饭，回回听他聊“大宅门”梦。

《大宅门》为什么如此经典？



《大宅门》为何如此经典

演员陈宝国在采访中一语道破，“十年磨一剑，这么多年磨的就是一根针，是扎下去就见血的针。”

《大宅门》中，陈宝国饰演的白七爷再无人能超越，据称他为了等这个角色，三年没有接戏，可以想见陈宝国与白七爷的深度融合。当郭宝昌一声“开拍”之后，攒足了力气的白七爷一登场，便“抖出了威风”，可以说，白七爷在这部剧中活了，那清晨一句“茶能明目”喊得中气十足，贯穿整部剧的气势从来没有泄过，这是陈宝国赋予白七爷的精气神。

斯琴高娃演的二奶奶，前几集让人觉得年龄有些大，而且表演略显夸张。确实，她一开始并没有被郭宝昌看中，但越往后，斯琴高娃的二奶奶形象越深入人心。白家因为和詹王府置气，连累了

白家大爷，二奶奶在风雨飘摇之际，接过白家管理大权，力挽狂澜，周密绸缪。

可以说，二奶奶的杀伐果断，让老字号屹立不倒。先是尽力化解跟詹王府之间的恩怨，还高瞻远瞩重金收买了常公公，为以后夺回百草厅股份打下了坚实基础。在八国联军进京的时候，二奶奶早就备下了够白家用十年的名贵药材，并藏了起来，让白家老号在那场动乱中不至于伤筋动骨，后来白家到了白景琦手里，又经历了一次浩劫，幸亏提前存下来足足90万两银子，帮助白景琦渡过难关。如此看来，郭宝昌早就解锁了大女主爽文的密码，斯琴高娃精湛的演技加持“二奶奶”的气场，这部《大宅门》让人看得如痴如醉。

《大宅门》的演员阵容堪称豪华，刘佩琦、蒋雯丽、何赛飞、杜雨露、茹萍、杜旭东等很多老戏骨在剧中有精彩的呈现，他们对人物内心的把握恰到好处。记得有一段戳心窝子的戏：白家大爷和儿子在户县市集重逢，递柿子，认药材，对面相望不相识，景怡那句“我爸要是活着，这四品顶戴应该是他老人家的”，演员的表演内敛丰富，却催人泪下。

除此之外，众大腕也来捧场。张艺谋客串李莲英，自费飞到剧组，剃了光头；陈凯歌演了个大头兵，姜文演了个爱占便宜的抚台大人，宁静则演了个一闪而过的妓院老鸨，还有李雪健饰演了于八爷，何群饰演皮头儿，张丰毅饰演李宗布。就这阵容，没有剧目能出其右，并且每个大腕各司其职，

毫无违和感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大宅门中的女性形象都非常饱满，她们有的篇幅不多，却足够出彩。斯琴高娃扮演的“二奶奶”就不用说了，女当家人；白雅萍，不能自立的姑奶奶，她出身名门，但不能自立，导致她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遭了很多罪；黄春，信奉“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”的贤妻良母，贤惠温柔，除了儿子不争气，一辈子算是平穩顺遂；杨九红，出身风尘的烈女，她为自己赎身做了白家姨太太，以为是新的人生开始，却不料是苦恼的序章，封建礼教不容她，爱的人心里没有她；香秀，丫鬟身太太命，原本是丫鬟出身，后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不服命运的野心，成功翻身做了主人；蒋雯丽饰演的白玉婷，旧社会里追梦的千金小姐，母亲有家族实权，在千娇百宠中长大，让她有做梦的资本，以及选择自己爱情婚姻的自由。

这些《大宅门》中的女性群像，或愚昧或进步，或困在家里，或和男人拼能力，她们有人终生遵循封建礼教，有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浪漫，包容了生活中的各种类型和生存方式，发人深省。

用家的故事，写出国家的苦难，用人的命运，写出历史巨变，《大宅门》百草厅的兴衰，是历史戏，是宅门剧，还是职场剧、市民剧，剧中有大时代变迁，也有小家族恩怨，宏大的历史揉进宅门里，让观众在一个医馆世家的点滴日常中，看到血肉腥风，也看到妙趣横生、鸡飞狗跳的故事，一点都不会感到枯燥和乏味，反而是熟悉和亲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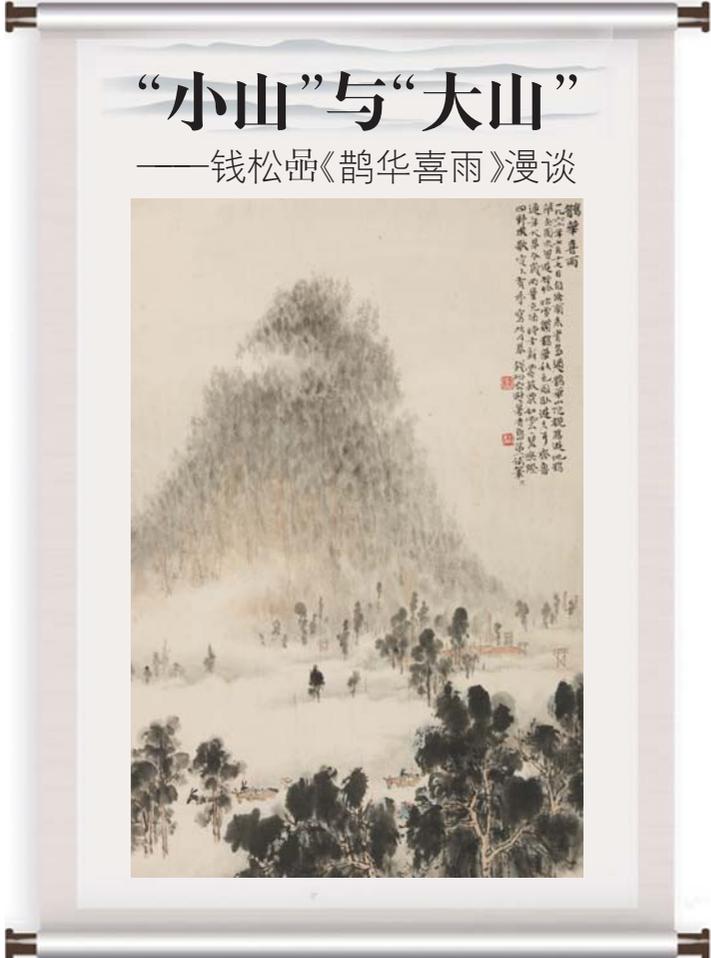
《大宅门》之于郭宝昌，是一部剧，也是一个门槛，他命运多舛、历经挫折，如今，他迈过这个门槛，潇洒离去。

□崔文涛

2023年是山东美术馆新馆运行十周年。在全面梳理46年建馆史，重点总结10年新馆史的基础上，推出了“艺苑藏珍——山东美术馆馆藏精粹展”。展览分为“历史的力量”“时代的印记”“生活的回响”和“山东美术馆大事记”四个板块，展出了各类美术精品200余件。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第一板块。一方面，展览作者如崔子范、周沧米、叶浅予、周思聪、黄胄、黄永玉、钱松喆、许麟庐、黑伯龙、王学仲等均为誉满寰中、史有定论的名家翘楚。另一方面，展览作品与山东美术馆馆史紧密相关，且多具备鲜明的齐鲁地域文化、地标景观等元素。钱松喆先生的《鹊华喜雨》是典型代表。

《鹊华喜雨》高82厘米，宽50厘米，是一幅尺幅不大的“小画”，1962年7月下旬作于青岛。1985年4月30日，值“钱松喆画展”在山东美术馆旧馆（青年东路10号）举办之际，该作品捐与山东美术馆永久收藏。这幅画龄61年的名家名作，已经在山东美术馆度过了38个春秋。

钱先生于画上作题记曰：“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七日，自济南来青岛，过鹊华山，恍睹旧游地。鹊华余固未曾游，特于松雪翁《鹊华秋色图》卧游久之。齐鲁连年大旱，今岁雨量充沛，时方新霁，霖霖如云，一碧无际，田野欢歌，定卜有季，写此以券。钱松喆避暑青岛第一试笔次。”按其大意，1962年7



月17日，钱松喆先生自济南去青岛避暑，途经鹊华山，仿佛之间有旧地重游之感。但实际上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鹊华景色，所谓“旧游地”的印象，来自于元代赵

孟頫的传世名作《鹊华秋色图》。此前山东连年大旱，1962年却是雨量充沛的好年景，钱先生见鹊华山下各类作物长势喜人，农人喜笑颜开、欢声笑语，推断必将是

获丰收的好年景。有感于此情此景，于是到青岛后第一时间作画，并将作品作为好年景的推断凭证，留待日后验证。

综合品鉴，《鹊华喜雨》的观看维度主要在三个方面：一是风格面貌；二是鹊华文脉；三是创作思路。

就风格面貌看，在笔墨技巧上，《鹊华喜雨》与钱先生的代表作品如《常熟田》等异曲同工，点染皴擦、苍茫华滋，追求的是灵动的水墨气晕，将雨量充沛的客观印象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平视中略带仰视的构图，突出主视觉中的华不注山山体山貌之余，也在尽可能囊括宽广的视觉内容，满目烟云之下留给观者以深广的想象空间。书法与画法相得益彰，尽显爽利之态，充满着潇洒率性的欢畅韵味。至于近景的农人、驴车，中景的厂房、铁塔等人物、事物的加入，是当时流行的主流山水画法，就是在将艺术家自我的笔墨趣味与发挥社会功效的文艺要求相调和，以文人山水与真山真水镶嵌，表现火热的新社会、新生活。

就鹊华文脉维度看，激发钱先生创作欲望的第一要素显然源自《鹊华秋色图》。且不考证钱先生之“卧游”《鹊华秋色图》是直面真迹还是披览图录，这幅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，因赵孟頫的盛名而得名，又因其至情至性的故事性和流传过程中不断叠加的丰富内涵，广为历代文人传颂、临习、深研，继而为鹊华山注入了持

久有效的文化因子，完成了由自然景观向人文景观的跃升。固然景色上佳，但正是在上述意义上，可说鹊华山的的人文景观价值高于其自然景观价值，现实中的“小山”衍化于文化中的“大山”，成为叙述济南地区历史时，必不可少的重要文化表征。而《鹊华喜雨》，无疑延续着《鹊华秋色图》的遗韵，进一步丰富了鹊华山的悠长文脉。

就创作思路维度看，一方面，《鹊华喜雨》通过画面和题记相结合的方式，为我们了解当时年景提供了文图对照的翔实资料，展示了艺术家宽阔的社会性视野。倘若有意，未尝不能自画面题记入手，结合当时的气象资料和秋粮收成记录，另行撰写饶有生趣的文章，以验证钱先生的推断是否准确。另一方面，这幅作品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61年前的艺术家，是通过何种方法、何种视角，发现、再现，表现社会生活的。显而易见的是，艺术家的笔墨情趣追求和社会责任要求非但不相矛盾，反是能够推动形成“主题性—艺术性—个性”三者有效融合，生成经典作品的有效路径，这对当下的文艺创作依然具备足够发人深省的启示价值。

概而言之，《鹊华喜雨》是“小画”也是“大画”，所画的是“小山”更是“大山”。美术馆为国典藏的意义，在对此幅作品的展示、研究、推广过程中得到了更好体现。

（作者为山东省签约艺术评论家）